



意大利的戀愛事故

黎錦明 趙景深 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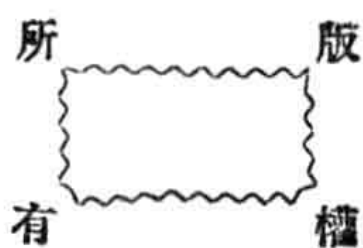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亞細亞書局印行

1928.

意大利的戀愛故事

黎錦明 趙景深 合譯



意大利的戀愛故事

實價大洋二角五分

翻譯者 黎錦明 趙景深

發行者 亞細亞書局
上海大通路培德里

一九二八年九月初版

序

亞細亞書局主人向我索譯稿，我想，意大利的小說現在還沒有單行本，便將我譯的兩男一女，和戴望舒的不相識者，以及黎錦明的露娜的勝利，合在一起，編爲意大利小說集交給他。湊巧這三篇都是意大利的戀愛小說，而作者戴麗黛和 Sersao 又都是女作家，最近的女作家，以女作家而寫戀愛心理當然能夠體貼入微，溫柔細膩了。

關於 Sersao 的生平，黎先生已經有了介紹，這裏不再多說。至於戴麗黛的生平與著作，請諸君參

看拙著作品與作家（北新書局出版，）這裏只略抄一點小傳：

戴麗黛在一八七二年生於薩狄尼亞的陸羅。在一九〇〇年結婚以前，她不會離過家鄉。不到二十歲，她便出了一本薩狄尼亞的故事，一九〇〇年愛來斯出版後，她的聲名便傳遍歐洲。她的作品有兩本短篇小說集，八本長篇小說和一個劇本。她的特點，在於感興自然，觀察真實，風俗純樸，描寫細微等等。去年得過諾貝爾獎金。

趙景深，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。

目次

露娜的勝利 (Serao).....	黎錦明譯 (1)
兩男一女 (Deledda).....	趙景深譯 (五七)
不相識者 (Serao).....	戴望舒譯 (一一五)

露娜的勝利

謝麗娜女士 (M. Sersa) 著

黎錦明譯

蘇菲亞始終不會將眼抬起來離開她的工作，她那纖秀的手指只不住美妙地在那美麗的做花邊上飛動着。露娜却在室中走來走去，一時將裝台上的飾品移動一下，一時將抽屜打開，心不在焉地往裏面望一下。這是顯然的，她是打算做一點事情，又打算說一點事情，却被她的姐姐那莊嚴的神態弄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。她哼了兩段歌曲，背誦了一首

詩，可是蘇菲亞總做個不聽見，露娜素來是沒有忍耐性的，於是決定將那問題勇敢地提出來，接着就將身植立在她的姐姐面前，問道：

『蘇菲亞，你知道馬丹莫意巴蔣里特對我說了什麼話嗎？』

『自然是什麼很有意思的話咯。』

『好，這是你的回答，多枯燥多冰冷，就在夏天也要叫我打冷戰了！呵，我的冷冰冰的姐姐，這些冰是從那裏來的呢？』

『露娜，你真完全是個小孩子！』

『啊，這一點正是你弄錯了的，我最敬重人。』

『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要預備結婚了。』

『什麼？』

『這就是蔣里特告訴我的。』

『真是胡說！你說的我簡直一字都不懂。』

『那麼好極了，現在我可以把這事，像唱戲似的，完全告訴你。這恐怕要仔細敘述才行，可是你小姐願不願意留神聽呢？』

『好罷，好罷，不過要快。』

『時候呢，是在賽馬的那一天，地方呢，是在

麻斯（即戰神）賽馬場裏。你沒有在那裏；你情願看你那些看不完的書。」

『你若是離開題目這樣遠的說，我可不願意再聽了。』

『你一定要聽；這樁事情我不把牠說出來簡直悶得要死，簡直要命。』

『你是再起一個頭麼？』

『我就從這裏打止，從這裏打止。那麼，好，賽馬的時候我們坐在來賓席的前一排。那維拖色羅來了，將一位漂亮後生蒙特弗蘭哥勞伯脫介紹給我

們。說了一陣平常客氣話之後，他們就在我們的正後面找着坐位；我們交談了幾句話，就到了開始賽馬的號聲聽見的時候了。你總記得我是十分喜歡高剛的罷，當初沒有想到他對我這麼忘恩負義——因為就是對禽獸，一個人也該免掉他的這種心思。好，一股灰塵完全把那些馬罩住了。我就叫：「高剛贏了！」「不對，」勞伯脫帶了一點微笑說，「賴維脫勳爵會要贏的。」我對他唱的這反調很發氣，可是他還是微笑，還是對我唱反調，末了，我們就打了一個賭。經過半點鐘的提心吊膽以後，結果是我發

覺高剛給我上了一個大當，我賭輸了，勞伯脫賭贏了：你想想！我告訴他即刻就輸賭給他；他對我行了一個禮說時間長着呢。在汽車上碰見他的時候我就用意的瞟了他一眼，他呢，還是做一個神秘的樣子對我鞠躬，微笑。在戲院裏也是這樣的，無論什麼地方是這樣的。我覺得非常的奇怪。勞伯脫很漂亮，年紀只有二十六歲，就在今天早上，蒙特弗芝斯哥的父親，我的未來的公公，媽媽密談了兩點鐘哩。

『啊！』

『聽講的人留心聽沒有？好，我知道蔣里特去找他的意思了。那嗎婚事是安排好了。不過還有一個很要緊的問題沒有解決，應該在什麼時候到牧師那裏去呢？我穿一件灰色或櫻栗色的袍子好不好呢？我還是戴那有標帶的或是沒有標帶的帽子呢？』

『你怎麼這樣急性！』

『急性？爲什麼呢，這是當然的呀，一點阻礙也沒有，勞伯脫和我一定會熱狂的相愛，我們的父母也很滿意——』

『那麼你就這樣和一個男子結婚嗎？』

『「這樣」是什麼意思，這話多模糊呀。』

『不是還沒有十分相識，還說不上愛情嗎？』

『可是我很認識他，我在跑馬場裏已經看見過他，還有在出外散步的時候。我很尊敬他！前天我因為沒有看見他，我連飯也不要吃，只喝了三杯咖啡，打算自殺。』

『他呢？』

『他願意和我結婚，自然他是戀愛我吓？』露娜得了勝利似的答着。但她一看見蘇菲亞的臉都發

白了，便很後悔不該談這粗心的話，於是向她的姐姐彎下腰，溫柔的問道：

『我說了什麼不對的話麼？』

『沒有，妹妹，沒有的：你對了。有情人一定要成眷屬的。要想引起愛情是不容易的事呵。』蘇菲亞說時輕輕嘆了口氣。

『引起愛情呀，引起愛情呀。』露娜在忿激的神情中念着說。『這是容易的，蘇菲亞；可是那人得像你一樣，眉毛要帶嚴肅，眼睛要帶憂愁，嘴唇要沒有帶一點微笑；人家在那裏笑着，跳舞着，他

就得走開坐在一邊去呆想；人家在那裏快活安閒，做好夢，就得去讀書，還有，他得要做出那種老蒼，憂愁的模樣，這樣的，即屬年青，想要戀愛可不容易。』

蘇菲亞將頭低下來，沒有話答。她的嘴唇輕輕的顫抖着，好像在抑制心裏的哀愁。

『我又唐突你了嗎？』露娜問着。『這些話都是因爲我已不得你有戀愛，有熱情包圍，做一個新娘啊——假若我們在同一個時候結婚，這何等愜意吓！』

『這種話傻得很；我將來是一個老處女呢。』
『錯了，密斯，這個我反對，壞東西。假若勞伯脫是一個美男子，他一定有一個還不曾結婚的兄弟；我希望有這麼一回事！』

正當這時，她倆的母親着了一身出客的衣走進房來了。

『你出去嗎，媽媽？』露娜問。

『正是，親愛的，我到公證人那裏去。』

『噢！到公證人那裏去。這是一宗緊要的事。』